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(108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蕭卓倫

就讀系別：醫學系五年級

得獎作品：初窺生死苦痛

得獎感言：

乍進臨床，心靈衝擊；
持續探索，記錄點滴；
莫忘初衷，醫病人心！

初窺生死苦痛

醫學五 蕭卓倫

那日，醫院外久久不見的陽光是粒粒金粉，在樹葉隙縫中躍動著，疊影般的綠葉響起一片窸窣，金棕光影閃耀，沁涼伴隨和煦，潑灑至肩上濺成一股溫熱，羈絆住我的腳步。已許久，沒有如此去感知生活中的流動了。去年的我，在醫學書籍與國考進度中載浮載沉，深層感觸發了霉。今年，進入了臨床見習，一床床的病人，像是搭在飄渺時光之上的歷史樓閣，興起又消逝、離開又新生，在原地留下了遺憾、留下了快樂傷悲、留下了竭斯底里奮鬥過的痕跡。這片怔忡不寧的遞嬗不斷衝擊著我，我才慢慢找回了閃閃澄澈的眼睛。

進入臨床前，每當聽到病人因畏懼抽血、打針、插管而不願住院接受治療，不以為然的心情就如一陣劃不開的濃霧，擠散所有的同理心。我總倔強地認為，現代醫療資源豐沛，住院就像一趟小木舟的旅行，些微顛簸，但放心休息、吃藥，划到健康彼岸並非難事。

我一直抱持著這種荒謬，直到我在見習第一周時，看到放尿管、鼻胃管以及CVC(中央靜脈導管)的過程。記得那天，學長在準備材料時，我就在一旁輕鬆地比畫，一邊想著訓練課程中對模型的練習。對於步驟我記得十分清楚，認為這些都是簡單又基本的醫療處置，心想著下次應該就可以親自操作了。期待與自信就像那天下午窗外大風中飛舞的雨絲，紛亂放肆而輕飄。

終於，學長開始將尿管放入一位失智阿公的尿道。只見阿公全身顫抖地像是烈陽下浮晃的街道，他浮現青筋的雙手用力抓住床

沿，手指末端幾乎失去血色，恍若掉入失去地心引力的空間，需要緊緊捉住什麼來穩定自己。這位阿公的嘴唇蒼白而緊閉，偶爾不小心溢出幾聲悲吟。而放鼻胃管時，他不斷用雙手急切揮舞阻擋，那混濁而慌亂的眼神揪著我的心，但我仍是在學長的指示之下，幫忙一起按住這位阿公的雙手。這次他不再緊閉雙唇，彷彿壞掉的收音機，發出大聲又無力、斷斷續續不成語句的哀嚎。

一切結束後，我呆站了許久才回過神來。第一次深刻感受到，原來醫療操作之外，更多要面對反而是這些真實生命的苦痛與徬徨。那天下午，心中的某些固執彷彿被窗外的風一併銜走了。

而CVC這項技術更為危險，一般是住院醫師以上的級別才能操作。另個病房內，學姐將局部麻醉藥打入病人的喉部，並拿著針頭在病人頸部不斷穿刺，試圖找尋內頸靜脈。伴隨著異物入侵的不適感，病人的嘴角蠕動、顫動、抽動，接著掣動了一下，粗獷的臉龐終究失去了鎮定，雙頰像是慢慢被橘紅夕陽染暈的天空，我彷如也聽見夕陽西下旁的海浪怒濤。稍微回神，才發現那其實是病人口中湧出的陣陣悲鳴。一旁的護理師不斷告訴病人過程就快結束了，她高亢而略顯興奮的聲音並不自然，似乎在隱藏著那殘酷的事實：插導管的進度連一半都不到。

無情秒針噠噠滴滴的，鞭笞著病人的汗腺，汗水濡濕了他糾結的頭髮與淺綠色的枕頭。他臉頰的色澤慢慢由紅變得灰綠而沉重，像是剛出土的古代兵俑。那時的病房，漫漶著一股燒焦的緊張氣味，所有人都屏氣凝神盯著操作的學姐。就當我屏息以待時，細針竟在瞬眼間失去了正確角度，插到了動脈！

頓時，泠泠鮮血流出，一旁的家屬扶額顯得有些暈眩，學姐趕緊用力壓住出血點。一旁監督的大學長馬上出手相助，調整針的角度後，才找到正確的血管。然而這並非結束，最後還要將導管縫在皮膚上。當針線穿出穿入時，又是一陣折磨。

三十分鐘的緊繃，讓我在走出病房之後不禁大口大口地喘氣，像隻擱淺許久的小鯨豚。我甚至發現白袍底下的衣服都溼掉了，因為我冷汗直流。儘管我只是在旁邊觀看學習，也僅只是想像在眾人注視與病人等待的壓力之下而已。那樣人溺己溺的心情在事後回想時依然不斷嗆鼻，讓我不禁述然自惕，需要多少的練習與準備，將來我才能冷靜而迅速完成，讓病人的痛苦減到最低。

後來的我，才真正理解醫院為何令人恐懼。醫院是解決病人病痛的地方，但是醫治之前，病人卻要先接受這些醫療處置下的苦痛。這樣的無可奈何，也只能時刻提醒自己免於職業性的無情，去關愛這些受苦的靈魂。

最深刻的除了苦痛之外，就是生死。進入臨床後，我總是牢記生命的易逝，為的是希望自己在真正遇到時有個堅強的理由。

見習第一年，學長姐們都是安排最為輕微、最友善的病人給我們照顧。照顧的內容也只包括入院第一日的病史詢問，以及每日的病況記錄而已。通常病人們也總是順利治療、平安回家，一切的平和就像是悠漫夏天裡僻靜的藍天。

直到某天，學姐給了我一個挑戰，她為我指派了一位罹患了胰臟癌四期的阿嬤。阿嬤的癌細胞擴散到了腹部，帶來了劇烈的腹痛。這樣的病況在目前的醫學是束手無策的，所有化療均已停止，只能用嗎啡類藥物幫助她在走向為期不遠的人生終點時，能夠少一些苦痛。第一次前往病房探視時，阿嬤的眼

神沒有向我看來，而是直盯著敝舊的天花板。她纖細的手指彎曲地扣著被褥的邊緣，對於我的詢問，只以點點頭或搖搖頭來回應。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理解我的語句，抑或是點著頭、搖著頭，搖搖晃晃地在撿拾一些回憶的碎片。

第二日後，當我再問她任何問題或試圖與她聊天，她都再也沒有理會我了。也許是她已意識模糊，而無法理解和答覆；也或許是她知道，我的問診，完全只是一名實習醫師的例行作業而已。我總感覺她身旁的一切正疾速遷徙消逝，我們卻都無力捉住。之後幾日，我只好向悲傷的家屬詢問阿嬤的狀況，紀錄之後就馬上離開，因為我無法承受這間病房內的沮喪。

幾天後，這位阿嬤被安排轉到了安寧病房。離開住院部前，家屬向醫生表達無盡的謝意。阿嬤的大女兒哭著和醫生說：「我們能做的事就是……至少這最後的一條路，讓媽媽走得舒服一點。」聽著這句話，我突然些許釋懷。這最後的路上，能有家人相伴、能有醫療的止痛支持、能有安寧病房醫護的心靈支持，在垂死者最後的凝望中，會有著溫暖吧！

又有一次經驗，是一位裝上呼吸器的阿嬤。某天我陪老師一起去查房，當老師得知這位阿嬤吃飯不小心噎到時，他生氣地和阿嬤說：「你現在不能自己咳出來，如果吃飯噎到會很危險，以後一定要小心呀！」阿嬤馬上一邊大力點頭，一邊大聲答應。

隔天在護理站，聽到護理師打了一通電話，她通知一位病人的家屬要記得來拿死亡證明書。這時我身旁的老師告訴我，那就是昨天那位阿嬤。老師說阿嬤昨晚又噎到了，急救無效走了。「啊！就這樣走了？昨天還是那麼有精神，一下子就這樣走了？」這樣的無常，讓我一時愣在護理站思索昨日的種

種一切，直到老師叫喚我與他一同繼續查房。經過阿嬪的病房時，我多看了幾眼，只見病房被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同時阿嬪的隔壁床有人歡喜出院。原來，我竟也默默地參與了病房的重生與落寞。

幾個月以來的見習生活如詩如夢，打破想像又重建希望的過程裡，去年悄悄逝去的感性又深深地落進心裏。每一床病人的來院都用鉛筆勾勒出一些故事，出院或死亡後病房裡只留有橡皮擦擦拭過的筆痕。在這些獨特故事與烙印心中的筆痕中，我窺探了生死苦痛，我也更為確信自己想要成為怎麼樣的醫治者。

在我未來一生的醫師生涯裡，經歷的必然都是不同的病例、不同形式的苦痛生死，但我想，它們帶給我的情緒終將會是類似的。總有一天，我對於生命的脆弱與消逝會不再耿耿於懷，但我會更為坦然地承接這些情緒吧！更為坦然，而能在生命輪轉間，接受自己的無知、學會給予真正需要的關懷，並以專業知識與研究成果撐破那浮生若夢的淒涼。若能讓病患安返他的家、若能讓病人以風乎舞雩的愜意走在生命的末途，此生便不虛空。

在天色未暗前走出醫院的日子顯得特別奢侈，陽光燦燦鋪在中山南路一側的階梯上，我看見這次閃耀的，是我牢記於心的信念。

評審賞析

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散文組

第一名 蕭卓倫 初窺生死苦痛

見習經歷作為題材，乍看是平淡的報告作業，但對生老病死的觀察與感觸，在作者精準又有溫度的娓娓道來，拉抬到一個高度。病房的見聞不再是奇觀式的展現，而是窺探生命的見習。作者文字老練，敘述順暢自然。讓一個病房見聞的鋪敘，不僅僅是描寫見習的衝擊心理，而是帶來了深刻的見證。